

我為淨土鼓與呼（之二）——踏著恩師足跡走 為法捐軀亦坦然  
劉素雲老師主講 （第二集） 2013/3/28 香港  
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檔名：56-137-0002

尊敬的各位法師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，這個可能大家都知道，今天是師父他老人家八十七歲壽誕之日，很多同修到香港來祝師父生日快樂，今天還搞了一點活動。因為今天是師父老人家的生日，所以我今天講的題目，是「踏著恩師足跡走，為法捐軀亦坦然」。我來香港之前，我就想給師父來祝壽，我用什麼方式來做？最後我想來想去，我給師父寫了一篇，「敬師文」，我想這次來香港，就是用這篇敬師文來供養師父、來為師父祝壽。下面我想把這篇敬師文給同修們讀一遍，這也是我講的第一個題目，是「一篇敬師文略表弟子心」。前面有一小段話我是這樣說的：今天是師父上人八十七歲壽誕之日，在此弟子以一篇敬師文供養師父，略表弟子對師父的敬仰之心，衷心祝福師父生日快樂，法體安康，長住世間教化眾生。下面是敬師文的具體內容。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：時值您老人家八十七歲壽誕之際，門外弟子劉素雲謹以一顆真誠之心，恭祝師父生日快樂，法體安康，長住世間，教化眾生。為什麼我在這裡稱弟子是門外弟子？原因是這樣的，我希望並渴望做師父的弟子，但我深知自己還不夠格，還沒有做師父弟子的資格。但我一定繼續努力好好修行，總有一天我會成為師父名符其實的門內弟子的，那一天也許不會太遠。中國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，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」，我又補充一句，「人生遇一明師足矣」。這兩句話在我身上都兌現了，從二〇一〇年四月四日，第一次見到師父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我既得到了知己，又遇到了明師，我太幸運！生於亂世、長於亂世是不幸的，得知己、遇明

師又是不幸之中的萬幸，對於我來說足矣、足矣，我別無他求。得知己，師知我心，我明師意，那種心靈的至誠感通，美極了、妙極了。遇明師救我身命，給我慧命，我今生成佛的機緣成熟了，我體悟到了什麼是真樂，什麼是法喜充滿，我這一生不會碌碌無為而空過了。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弟子愚笨既不聰明，又不機靈，且少有智慧。好就好在我心誠，認準一條路，輕易不回頭，我是笨鳥先飛，總有一天會到達彼岸的。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到今年的四月四日，是我見師父整三年的日子，三年的時間，在歷史的長河中，是短暫的一瞬間。在人生的幾十年裡，它不算太長，也不算太短，對我來說，這三年是改變我人生命運的，至關重要的三年。因為在這三年裡，我從師父那裡學會了怎樣做人，學會了怎樣做個修行人，學會了怎樣成佛。如果說在此之前我對於怎樣做人、怎樣修行、怎樣學佛、怎樣作佛，還是處於一種懵懵懂懂的状态。但是現在我明瞭了，我要用全部的時間、全部的精力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親近阿彌陀佛，這個殊勝的機緣是萬萬不可放過的。

曾經有人善意的勸我，不要受持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要遠離淨空老法師。但我不為所動，我堅信我的選擇是正確的，背師叛道奇恥大辱，那不是我劉素雲能幹得出來的事情。甚至有人警告我，你跟錯了人，以後受牽連會蹲監獄的。我斬釘截鐵的告訴對方，我學佛依法不依人，如果真有那麼一天，我蹲了監獄，我願把牢底坐穿，況且那一天是根本不存在的。為什麼我今天講課的題目，是「踏著恩師足跡走，為法捐軀亦坦然」？因為這兩句話，就是我要表達的心聲。尊敬的師父上人，有您老人家在前面領路，弟子是萬萬不會再迷路了，這是我人生之大幸，感恩您，師父！末法孤舟，末法不末，孤舟不孤，旗艦之舟，率眾無量，乘風破浪，回歸極樂。

最後還是用那四句偈頌，結束這篇敬師文，恩師恩師請放心，弟子日日在精進，為救眾生離苦厄，弟子不敢掉輕心。阿彌陀佛，門外弟子劉素雲頂禮三拜。上面就是我來香港之前，寫的一篇敬師文，以此來供養師父，和供養同修們。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。

第二個問題，我想講一講這樣的一個小題，「人生最低谷，幸遇吾恩師」。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？有人老問，我和老法師究竟是種什麼樣的因緣？我記得我以前來香港講課，已經說過多次了。但是很多同修似乎是不那麼太相信，好像是在這之前，就在二〇一〇年我見師父之前，是不是就聯繫上了？我告訴大家，沒有。我就是二〇一〇年的四月四號，第一次來香港，第一次見師父的。我如果說，你在這之前和師父沒有一點聯繫嗎？我也可以這樣說，你說有聯繫也有聯繫，什麼聯繫？光碟聯繫。我可以跟大家像講故事一樣，說說我那一段的經歷吧。二〇〇〇年前後大約有那麼五、六年的時間，是我人生的最低谷，我算了一下，大約是從一九九六年到二〇〇二年。為什麼我這個小題目，是人生最低谷，幸遇吾恩師就是這個意思。那個時候，那五、六年，六、七年的時間，確實是我人生的最低谷時間，有點痛不欲生的感覺。致命的打擊，是一個接一個，我那時候曾經說過，這些個難，這些個困難、這些個磨難，好像它們都開會了一樣，一起襲來，沒有妳喘息的機會。

所以一九九六年開始，一九九七年、一九九八年，實際上就是我一九九九年發病的前奏。我一九九九年這個病暴發了，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個紅斑狼瘡病，也叫血癌，那個毒都在血液裡。所以光這一件事就已經夠人承擔了，因為當時我們兩個主要的大醫院，基本都宣判我死刑。說我是得這種病裡最重的，那也就是末期了吧，沒有什麼治療價值了。所以那個時候，你想一個人面對著生死的考驗，因為醫院已經宣判你死刑了。我想大概也就能維持半年左右，最

多也就能維持半年左右時間。因為以前我說過我的兩個學生，一個男孩，一個女孩，就是這個病走的，兩個孩子基本上都是維持了半年時間。現在確診我是這個病，而且我又是得這個病裡最重的一個病例，那我就隨時準備走了。也就是在你重病面臨死亡的時候，其他的磨難也都到了，所以那個時候，比如說我用一個名詞來形容，就是內外夾擊。什麼叫內外夾擊？內家庭壓力，家庭壓力裡包括經濟壓力、精神壓力，沒有地方可以去訴說、可以去發洩，只有悶在自己的心裡。所以後來這個病一九九九年徹底暴發了以後，我自己心裡明白，我這個病是怎麼得的，長期精神壓力、鬱悶，沒有地方去說。所以那病根我自己都知道，這是內部的壓力。

外部的壓力，我們一九九七年國家成立一個國家減負辦公室，全稱就是國家減輕企業負擔辦公室，相應的各省也成立各省的減輕企業負擔辦公室。當時我們委領導可能是出於對我的信任，還是什麼因素，我當時就被榮升為省減負辦主任。實際上這個角色，應該是我的主管主任來擔當，但是這個任務就落在我頭上，我就成了黑龍江省減輕企業負擔辦公室主任。因為這是一項新的工作，量特別大，我當時就想這個工作既然給我了，我就要把它幹好。這是我的一個性格特點，要麼咱們就不幹，要幹就把它幹好。對這項工作我自己的體會是兩條，一條你要是認真的去幹，是非常累人的，因為你想全省有多少個企業，企業有難處，都要上你這來說說，有的寫信，有的寫舉報信寫到省領導那兒，省領導批下來，基本都得批到我省減負辦。我要是以認真的態度來對待，那就是要認真的去查處，這是一種。另一種就是應付，敷衍塞責，就是打官腔、說官話，你反應上來的問題，我能處理啥程度處理啥程度，不願意處理，我還可以的信壓起來。就這麼兩種態度，一種是認真，一種是不認真，根據我的性格特點我肯定是選擇第一種，一定是認真的來辦。

為什麼？因為我想企業非常艱難。因為當時這個減負是怎麼來的？叫治理三亂，亂集資、亂攤派、亂收費，當時就簡稱叫三亂，我就是管這個事的。你們大家如果仔細想想，就可以理解這項工作的難度之大，多麼難。這三亂，亂收費、亂攤派、亂集資，誰能亂得起來，而且這個直接是面向企業。企業有難處，這回可有個娘家，這減負辦就成企業的娘家，可有個地方來說說了。所以就是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，企業它掂量、掂量，它也輕易的不會把這個狀子告到省裡來。凡是告到省裡來的狀子，那基本上是已經忍無可忍了，又加上我這個認真的態度。所以我一九九七年成立的省減負辦，一九九九年我病倒的，兩年的時間，我沒有休息過一天，我沒請過一天病假。所以後來是二〇〇〇年的年初，當我去醫院看病的時候，醫生說我是拚命三郎，妳這個時候才來看病，妳知不知道妳面臨死亡，妳做好精神準備了嗎？我說做好了，隨時準備走。大夫說不可思議，理解不了，妳幾年了？我說我感到難受，就身體不舒服，體力逐漸減弱，我說是比較明顯是從一九九七年開始，我說一九九六年就有一點了。那個時候我突出的表現就是發燒，一天不待歇著的連續發燒，有一次最長發燒是四個月，一天不差。

當時給我姐都嚇壞了，我姐說小雲，這四個月發燒一天都不停，妳還不得去看嗎？結果我去看了也沒看明白，大夫說回去吃點去痛片之類的看看吧，我就回去了，吃了幾片鎮痛片也沒解決問題。但是班我是一天也沒耽誤過，那個時候的工作量大到什麼程度？我們省裡省紀委因為是我的主管上級，有的同志都說劉大姐，妳這個工作怎麼幹的，我們都想像不出來。半年我處理了六十多個案子，你想半年六個月六十多個案子，全都有來信、有來訪的，必定有回音，而且不怕檢查。我記得當時我的主管上級給我打電話說，劉大姐，妳上半年一共處理多少個案子？我當時就說好像不是六十四，

就是六十六，我記不清楚了，六十多個。當時對方就打了個☒兒，我說你要是要目錄我下午給你送去，我說現在都在我筆記本上記著，我下午讓打字員打字給你送過去，他說下午能送過來嗎？我說能，這樣電話就撘了。然後我就告訴我這打字員，我說趕快把上半年處理這個案子，拿個明細給省紀委送過去，我打字員就打了，下午就送過去了。

後來過了好長一段時間，我這個主管領導跟我說，因為他年齡比我小，他一直管我叫劉大姐。他說劉大姐，妳下午把妳那個明細表給我送來，我真是大吃一驚，妳怎麼幹的這個工作？我說因為企業能把官司告到我這兒，我估計是相當不容易的，所以我必須認真來對待。我當時電話裡我跟他說，我說這六十多個案子你可以抽，那上面聯繫人，他案子批到我手裡是年月日清清楚楚的，我說我結案年月日清清楚楚的，聯繫人聯繫電話我都給你寫明白，六十多個你隨時抽，你可以給那聯繫人打電話，你讓他說這個事怎麼解決的，解沒解決？後來他說我抽了幾個全落實了，沒有一個屬於空白的。我說這個不能騙人，咱們幹工作，既然擔這個責任，就要把這個事做好。所以就在你看，外面新的一份工作壓力這麼大，家裡又那麼大的壓力，我就不詳細說了，也沒法說得再詳細了，反正都達到了痛不欲生的程度，可見那個壓力該大到什麼程度。所以我說我能活到現在，真是阿彌陀佛保佑的，否則我早都離開這個人世了。

你想一個人當她得了重病，面臨死亡的時候，可以說用一句話來形容，我時時刻刻是在死亡線上在掙扎。那種無助、無望那種心情，我想有的同修可能能夠理解，如果有過這樣經歷的同修可能有同感，特別無望、特別無助，你找誰去，誰能幫助你？回家來腦袋那根弦繃得比在單位還緊，一進單位的門，這個事就一個接一個、一個接一個、一個接一個，就你沒有閒空的時候。而且我們很多時

候都是寫大塊的文字材料，比如說你要向省裡匯報，你要向國家匯報，那向國家匯報、向省裡匯報全都要靠文字材料的，你文字材料你必須得調研，你得有實事，你沒有實事你能瞎編嗎？就根據我這性格我不會瞎編的。所以這個工作可能換別人，大概是比較輕鬆，到我這來就非常累人的一項工作。所以就是這樣，就在那種雙重高壓下，我身體一天不如一天，當時就是一開始是臉上起斑，一面一個，這個臉蛋兩邊一邊一塊。

因為我平時不照鏡子，我不知道我臉上有斑，有一天是我們食品處的小孫，我們中午在一起玩撲克，她說劉姨，妳臉上怎麼長了兩個斑，像蝴蝶一樣。我說哪有？她就給我找了個小圓鏡子，說劉姨，妳照照。我一照，我說啥時候長的我還真不知道，就這個臉蛋兩邊一邊一個，真是像花蝴蝶似的。她說明天劉姨，妳上那個道裡找一個什麼什麼大夫，妳去讓他給妳看看，妳這個東西好像有點說的，不是那麼太好。我第二天我真是按她說的，給我推薦的大夫我就去看去了，去了以後這大夫說不要緊，吃點牛黃解毒片，他就給我開這個牛黃解毒片，我拿回家就吃了，吃了兩週以後什麼作用也沒有。而且我感覺，這回我知道照鏡子看了，知道這個東西的範圍愈長愈大，原來是小點，現在愈圈愈大、愈圈愈大。完了這個時候因為工作量擱著、壓著，我真是沒有時間去看病。後來就不單臉上有，這整個頭皮頭髮裡全是，而且就是起嘎巴的、起層的，頭髮就開始大量的往下掉，就沒有幾根頭髮。現在想起來，我那時候怎麼傻到那個分上，那麼醜了怎麼還不知道去看病？你看沒有幾根頭髮，頭上都是那大嘎巴、大疤癩，都是那樣的，一摸麻麻溜溜的。

後來我是怎麼看病的？有一天我對面是柳處長，柳處長他老伴對我特別好，我都管她叫大嫂。原來我們兩家都樓上樓下，她一做什麼好吃的，就上樓上去叫我：小劉，帶妳全家上我家去吃飯。她

家在二樓，我家在六樓，所以也就這麼特別熟悉，她老伴又和我一個辦公室，是我的老處長，我倆辦公桌對著。有一次我柳大嫂就上我辦公室去了，找她老頭有事，我也是就坐那椅子上正在寫一個大材料。我記得我柳大嫂就站在我的身後，就摸我這個腦袋，說小劉，妳這腦袋長些什麼東西癩癩嘟嘟的，妳看這臉上也長花，妳咋不去看去？我說大嫂，沒時間。她說再沒時間，這病也得看，就這麼說。她就跟她老伴說老頭，小劉沒時間出去看病，你找人上她家去給她看看。她老伴就說行。他有一個老同學，因為我這老處長年齡比我大十歲，他的老同學是一個內科的醫學教授。第二天他就把他這個同學帶到我家去了，給我看，我估計老教授是看明白了，但是沒說，我這個老處長就問，他說挺好的，五臟六腑都挺健康的，比你都強。

他說她頭上這個嘎巴長的是什麼？她臉上長的什麼東西？那個老教授說，她這屬於皮膚科的，我看不懂，明天妳去某某醫院，我給妳找一個大夫，他留學從日本剛回來，專門看皮膚科的博士，說妳拿著我條妳去找他，他就能給妳說明白。第二天我姑娘就帶著我，拿著我老處長這同學給我開的條，我就上醫院去找這個大夫去，正好一下子就碰到他了，完了我還沒等坐穩，他就說紅斑狼瘡晚期。還沒給我看，我還沒坐在那椅子上，他攔那病就給我說出來，當時我一聽這病名，實際我心裡真是一提溜，因為我兩學生是這個病走的，只維持了半年時間。那我一想我這個病，人家大夫都說又是晚期，那肯定沒救了，能維持三個月就不錯了。所以你要說當時心裡一點不緊張，不是那樣的，我不能騙大家，當時心裡也有點緊張，我姑娘當時就哭了。後來大夫說趕快住院，現在就給妳開住院單。我說大夫，你讓我先回班上，我把工作得安排安排，我還那麼一大堆活沒幹。



大夫氣得說什麼，妳要是不在了妳那堆活誰幹？我說那誰幹我就知道了，現在歸我幹我還是得把它幹好、幹完，最起碼我和領導得打個招呼。就是在這種情況下，我沒有當時就住院。回去以後我姑娘就開哭，就給她這些朋友們打電話，我媽得什麼什麼病了，你們快點想辦法，上哪兒去給我媽看，後來有人推薦說上大慶，說專門有個醫院看這個病。我姑娘連等到第二天都不等了，當天中午把車找到了，就拉我上大慶去看了。一去人家說，肯定是這個病，但是得做切片，因為這臉上都起層了。我說什麼叫切片？他說就妳這臉上長這嘎巴，起層的這個東西擱刀片下來，然後做化驗確定是不是這個紅斑狼瘡。他說但是從妳表面一看肯定是這個病，但是我們得有醫學依據，我們這做不了，妳得回妳們哈爾濱哪個醫院去做。就這樣我又從大庆回來了，回來之後，又去找這個大夫，我說大夫，人家要切片，說咱們醫院能做。大夫說做什麼切片，遭那個罪幹啥？妳就是這個病。

當時給我開個住院單，這回也不放我回去交代工作了，立馬住院，當時就給我摀到醫院了。我就跟我姑娘說，我說給我們領導打個電話，告訴我住院了，那個工作我回不去交代了，他們誰過來，我得交代交代。後來我們兩個領導到醫院來，其中有一個就是接我工作的，一進屋就哭了，說大姐，對不起妳，妳病到這種程度，我讓妳寫了那麼多材料，太對不起、太對不起。我說工作總得有人需要做的，就這樣我就一天工作沒耽誤，就這麼住了醫院。所以在那種時候，你想她的精神高度集中，集中在哪兒？我一開始是集中我那麼一大攤工作怎麼辦？因為你看一九九七年成立減負辦，一九九九年正式工作較勁的時候，基本理出頭緒出來，就在這時候我得了這個病。所以當時講，你看工作得撙了，你幹了一半的工作，別人來接確實也比較難，而且我知道那個工作量實在是太大。

再一個你說你本身得這個病，那種痛苦，我記得師父講經的時候，曾經說過幾次吧，說劉居士得的病紅斑狼瘡比癌症還可怕。這個一點不誇張，因為它這個可怕，可怕在哪？精神壓力特別大，身體外在的痛苦都輪不上了，那都是小意思。就是精神上的壓力，你看我住院我們四個和我一樣病的，跟我一個病房，我住一床，住三床的那個小女孩十五歲，沒有維持一年就走了，就去世了。還有一個大慶的小女孩二十四歲，剛處好對象準備張羅要結婚，她得了這病，她痛苦，她跟我說劉姨，我那對象肯定跟我黃，妳看我得這個病。我說孩子，他要是不黃，妳倆有緣，他要黃，妳倆就沒緣，妳不要考慮這個問題，妳現在安心養病。我說這個病一定會好的，劉姨給妳做個樣子，我先好，妳看劉姨能好，妳才二十四歲妳一定能好，因為妳旺。妳看老太太，那時候那年我是五十五歲，我說妳看我都五十五歲，妳才二十四歲，那肯定我能好，妳必定能好，我就給她打氣。還有一個小孩，四個月跟我一樣病，最後那個孩子怎麼樣我不太知道，好像住了不長時間就出院了，是不是就是也像我似的被宣布死刑，家長就把他抱回去，我不太知道了，就是這樣。你說在那種情況下，你想是不是有一根救命的稻草，都得緊緊抓住，我覺得我講這個心情，你們能理解得了。

就在這個最危急的關頭，你看一九九九年我病重了，二〇〇〇年我住了五十七天醫院，醫生說沒有辦法，研究不明白我的病。因為我打上針、吃上藥，我就全身過敏，大夫說過敏是可以死人的，老太太妳這病我們研究不明白了。我說那我就自己回家研究去，實際這不是開玩笑嗎？我又不懂醫我怎麼個研究法？但是就那麼說的，我說我自己回去研究去，就這樣我住了五十七天醫院我回家了。回家以後那個家庭的壓力基本上沒減輕，反正工作這面這一攤暫時先擱下，家裡那邊壓力只是更重一些，沒有減輕，沒有說因為我病

了，病到這種程度，就別給她施加壓力了，似乎是沒有。所以我說那麼多佛菩薩都是我的善知識，都來幫我，都來助我成佛來了，我說阿彌陀佛給我派了這麼多特使。我真是當時我就想命不該絕，可能是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就得到了一套光碟，就是咱們老法師一九九四年在台灣第三次宣講《無量壽經》，那個碟是一共七十片七十碟，我當時就得到這個碟以後，因為我不知道這講些什麼？我當時一看老爺子挺慈祥，就這麼第一感覺，這老爺子挺慈祥就是不討厭，一開始接觸就是這個感覺，這是最初的感覺。

我那個時候，得到這套光碟以後我就開始看，當時看這個光碟的時候，它分幾個層次，第一層次我用它幹什麼？消磨時間。因為那種高度的精神壓力，病苦的壓力，我成宿成宿的失眠，我睡不著覺。失眠那種痛苦，可能有些人失眠能體會得到，很想睡還睡不著，那個眼睛都乾澀乾澀的。再加上你說那個時候，我就身上、臉上、頭上、胳膊，這全都是那個紅斑狼瘡，都布滿了就這樣的。所以我當時就想，晚上把光碟放著，我就用這個來消磨時間，反正這面老爺子講著，我這面你說聽沒聽，沒聽吧，就好像跟我說話嘮嗑做伴似的，我第一個層次，實際我是用這個光碟來消磨時間，要不這漫長的夜晚太難熬了。這是第一個層次，我聽經第一個層次的時候，聽經聽不下去，我就站在晾台上，站在窗前看天上的星星，看天上的月亮，甚至去數星星、數月亮，用這個來把時間佔有了，盼著快點亮天。因為夜裡那個病苦比白天要重，特別難熬，這是我的第一個層次。

那個時候，我每天心裡，有十萬個為什麼在問我自己，為什麼能這樣？為什麼這樣？就什麼都回答不了，就是一個結、一個結、一個結，這有十萬個為什麼，那就變成了十萬個結在我心裡，你說那種壓抑、那種痛苦，什麼人能扛得起。所以我就想誰能給我答案

？就在這個時候，這不是我得到這套光碟嗎？一開始是用它來消磨時間。第二個層次，我就入進去了，因為什麼？我聽聽怎麼我心裡那個結，我要問的為什麼，這個師父他怎麼給我答了！一個一個的就把我心裡的結給我解開了。這裡還有能解決我這問題，還能回答我的問題，還有答案，愈看愈往裡深入、愈看愈往裡深入。所以就從第一個層次用它來消磨時間，轉變為第二個層次我聽進去，心生喜悅了、高興了，終於有人能聽聽我的傾訴，能解答我的問題，這是第二個層次。

第三個層次，相見恨晚，不捨得放手了，有這麼好的東西，我過去怎麼不知道？我怎麼才知道？第三個層次比第二個層次就更深了。所以這個時候就愈聽愈高興，把病苦也忘了，把各種壓力也忘了，這個事、那個事我覺得就好像和我關係不大了。甚至於有時候我自己都這樣想，妳都是要死的人了，妳還管那些幹啥？妳不看，我那個時候甚至想，如果我雙目失明，我看不著最好；如果我兩個耳朵失聰，我聽不著最好，我啥都不知道，我說這可能是最好的。但是後來一想，那還有這套光碟，不能失明，也不能失聰，我得看、我得聽，所以第三個層次就又提高了。我記得那個時候，我好像就希望時間更長一點；那時候一開始，我是盼著這個夜晚快點過去，趕快亮天。這時候我晚上聽，我怎麼覺得沒聽一會兒亮天了，覺得時間過得快了，所以完全是人的一種精神力量。

我就是這樣把這個碟看進去了，特別是我記得那個時候，在光碟裡老法師說，要拓開心量，要包容別人，說不要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。我一看這幾條我全犯了，我心量小，我包容不了別人，我就想我對你好，你對我也應該好。為什麼我對你好，你對我不好？那你對我不好，我就包容不了你，我沒有現在這個心量。所以今天我說，我見師父這三年，我的境界提升的速度，我自己有感受，

我覺得比前面的十七年要多得多。如果十七年我上了一個台階，我這三年我可能上了三個台階，就是這個速度。所以當師父講經，把我心裡的迷團給我解開之後，我就像晴天了，一想，我就想原來陽光是這麼明媚，天空是這麼晴朗，生活是這麼美好。把病苦就拋在一邊，把那個壓力也就看淡了，過去覺得這壓力太重承受不了。這個時候，因為這個就把那個取代了，你們說什麼、不說什麼，怎麼回事我就不怎麼往心裡去了。不是說就一點不往心裡去了，沒達到那個程度，就是不怎麼往心裡去了，這是第三個層次吧。

聽經的第四個層次，契入境界有法喜了這個時候，我現在知道那叫法喜，我當時我不知道。反正心裡覺得高興了，美滋滋的，每天對著鏡子看自己這個小臉，也不犯愁了，也不恐怖了，還覺得別人還長不了我這樣，你看我小臉多漂亮花花溜溜的。沒有幾根頭髮，我當時可能是一種自嘲吧，我說那連木梳都省了。沒有頭髮你拿木梳梳什麼？你一梳那嘎巴還挺疼的，所以連木梳都省了。自己每天還自我去欣賞去！你說這個人的境界它一轉變，心念一轉變，你看事物它就不一樣了。那要一看自己這個模樣，那時候我體重也就是八十多斤，不到九十斤，我現在的體重是一百二十二斤。你想在一百二十二斤裡再減去，就算九十斤吧，你說我現得減多少斤才能回到那個時候。那個時候就八十五斤到九十斤就這中間晃蕩，所以走道就上晃，自己也覺得大概這個骨頭還能壓點秤，要沒有這骨頭那可能我都能飛起來了，就輕飄飄的，那一點精神頭都沒有。

所以第四個境界，我就告訴大家，我總結的就是契入佛境界。就覺得原來還有佛，這佛法還是這麼好的東西，用一句話說，我就想我為什麼過去不知道，我怎麼現在才知道？你看那年我是五十五歲，我說我要倒退三十年那我二十五歲，如果二十五歲的時候我接觸到佛法，我認識這個法師，我聽他講課了，我第一個念頭就是我

肯定不會結婚成家，我一定是出家那夥兒的。因為我說現在我的性格特點，好像跟這人世間這些事有點不太融洽，有些話也聽不懂，有些事也看不明白，人家都管我叫另類，要不就出土文物。我說那個時候我二十五歲，我要聞到佛法，我要認識老法師，我肯定出家，就沒有這後面這些麻煩了，但是可能就這個因緣吧。

我不是以前說過嗎？那是一九九三年、九四年我出差，後來我老伴去後攆攆到，因為我會議開完了以後，我老伴攆到杭州，非得要陪我出去溜躑溜躑。我說我不喜歡旅遊，我也不看熱鬧，我們趕快回去吧。我老伴說，妳姑娘給我的任務，說我媽從來也不旅遊，你就領她出去溜躑溜躑！我老伴就問我，說咱們上哪去？後來我記著，他先說上上海怎麼樣？我說那個城市那麼大，那看啥去？別去了。他說那妳說上哪？我說你出去買個地圖，回來我上地圖去畫，我畫哪你就領我上哪。他就會買個地圖拿回來，說那妳畫！我就畫個普陀山，我老伴說那地方妳去幹啥？都是山再就是廟。我說這地方挺清靜，我去看看。所以我第一站開完會以後，我就上的普陀山，一看像仙境一樣，尤其上那有個觀音跳。我以前頭一、二年，二、三年，我跟我兩個孩子說，我說等我走了死了以後，你們就把我的骨灰送到觀音跳，撒到那個大海裡去，我說那個地方我最喜歡。姑娘、兒子都說妳怎麼說這個？怪嚇人的，怪滲人的。我說沒啥滲人的，我跟你爸去我看了，我就看這觀音跳好。

第一站去了普陀山，去完了我老伴說還上哪？我說回去吧。我老伴說既然出來了，妳出來一趟也不容易，你再畫個地方。我說再畫又拿地圖畫九華山，又畫個九華山，我老伴說妳這怎麼盡往山上盯？我說你不讓我畫嗎？我就上這地方。他說妳知這地方是怎麼回事？我說我不知道。我真不知道，完了我老伴就領我又上了九華山。我記得地藏王菩薩大腳印，我看著那可新奇了，我說還有這麼大

的大腳印真好，我也上去站站。所以那次出差是唯一的，我利用這個工作出差機會走了這麼兩個山。去了以後到了哪個山我忘了，是普陀山還是九華山，看見人家師父在那擺籤抽籤，我老伴說妳去抽個籤，我說抽那幹啥？他說玩！我說你咋不抽？他說妳先抽，妳抽了要好，我再抽，你抽要不好，我不抽。我說你還真心眼都讓你長了，我就去說師父，我抽籤。師父說妳求啥？我啥不求。說得可痛快，利索啥不求，師父就那兒瞪著眼睛瞅著我，意思說哪兒來個怪人，人抽籤都是求籤求籤，她來抽籤啥也不求，他說那樣吧，妳就心裡想件事妳不用說出來。

說妳就拿這個像竹筒似的這麼晃、晃，那裡有若干個籤哪個蹦出來哪個就是妳的，我這麼一晃就蹦出來一個。完了師父就拿這籤，好像在抽屜裡拿出這麼一個小紙條，那上有四句話，完了師父就開始給我講這個籤，第一句話就說妳塵緣未了不能出家。我當時我就愣了，這回該輪到我吃驚了，我說師父，我心裡想的事我也沒說出來，你怎麼知道？因為他讓我想一件事，我真是想的這個事，我什麼時候能出家？我沒跟任何人說，師父不讓說。師父說，妳心裡想的事都在籤上。所以到現在我都莫名其妙那個籤那麼靈，把我心裡想的事統統都跑籤上去了，就這樣的。我就是那個時候我已經動了出家的念頭，就一九九三年、九四年，抽這籤有這麼個解釋的。實在我既然那籤上都說塵緣未了，不能出家，那咱也別勉強，那塵緣未了就回去接著了去。結果這一了就了到現在還沒了完，我什麼時候塵緣能了？阿彌陀佛接我的時候我塵緣就了完！

所以那個時候，你說如果我要是不接觸到老法師這套光碟，我很有可能一個是那病情加劇，因為心情那麼鬱悶、那麼壓抑。再一個我很可能自殺，因為那個時候我有過這樣的念頭。所以我幾次講課我跟大家說，我說阿彌陀佛把這個傻老太太留下，否則的話，你

們就見不著這傻老太太，就這樣。所以我就一直是這麼想的，我能活在這個人世間，真是阿彌陀佛把我留下來的。所以為什麼現在我能拋掉我這個「我」字，跳出我這個小圈圈？我就想我原來的我已經死掉了，現在是一個新的我。這個新我是幹啥的？給阿彌陀佛當義工的，阿彌陀佛讓我幹啥我就幹啥，為大家來服務來了，所以還有我嗎？沒有我。你們看我一天傻呵呵、樂呵呵的，不說一點煩惱沒有，煩惱愈來愈少，心愈來愈淨，自己覺得聽師父說要提升境界，所以我就想得聽師父的話，咱們得提升境界。

所以說我告訴大家，我學佛就聽老法師，第一次聽老法師這個光碟，這七十碟光碟就這四個層次，一個層次比一個層次提高，一個層次比一個層次提高。所以那七十碟光碟我是從頭至尾先看一遍，看完了以後，我覺得哪個和我有針對性，我再那一碟我再反覆的看。後來我想哪一碟我都捨不得，那怎麼辦？我就每一碟我都每天看十遍，我有時間，因為我已經不能上班了，妳長得那麼漂亮也不能出門，也不能下樓。所以我搬到漢水路四、五年，我們那左鄰右舍都不認識我，等後來我下樓的時候，人家說妳上誰家來串門？我說我家在這。幾樓？我說三樓。怎麼沒看見過妳，妳啥時候搬來的？我說二〇〇〇年搬過來的。那好幾年妳幹啥？我說在屋裡待著。他說你真是繡女。這是好幾年，四、五年，五、六年才看到這繡女下樓，我就是這麼下來的。才和我們那個鄰居，因為我們那個樓一共是六個門洞，要住好多戶人家，誰都不認識我，就是這樣。

那你說我一天時間幹啥？既然我已經聽進去了，我真是每天就是黑天、白天的，那個時候就入到那個境界吧，就捨不得放下。甚至是要做飯都行，那個時候我怎麼想的？我想這誰發明的一天吃三頓飯，他為什麼當初不發明三天吃一頓飯？你說這一天三頓飯多費工夫，你這早飯剛吃完，又得想著我中午做什麼了；中午吃完收拾



收拾，又得想晚上了。我說這要三天吃一頓飯多好！那個時候就捨不得這一點點時間。所以今天師父講法說就是告訴大家，分秒必爭，我那個時候可有那個勁頭，真是分秒必爭。因為我想既然我剩下的時間不多，那我一定要把它用在正地方。我不能想我的病，也不能想那些煩惱，這些都是垃圾，我一定要把它們排出去。所以就在那種情況下，我就是學師父的經就學進去，一直到現在。

到現在為止我基本沒有什麼客人來，我每天大約還是聽經十個小時左右，有一天最多的一天，就是春節前，我一天聽了十四個小時，把時間忘了。我老伴提抗議，忘了給人做飯，我們倆吃兩餐，早上六點鐘早餐，中午十二點午餐，晚上就不吃飯了，我老伴現在和我是一樣的。所以我就想，你看兩餐飯還給人家忘了，也不怪人家提抗議。因為我早晨收拾完了以後，基本上是七點半左右，我就進屋聽光碟去了，我老伴他幹啥幹啥，他喜歡看電視我不干擾他，他在廳裡看電視。我把我的門一關我就聽去了，因為腦子裡沒有這時間概念，時間就過去。有一天下午都快三點了敲我門挺客氣，我說請進，幹嘛這麼客氣？我老伴進來了：老伴商量商量！我說商量啥？是不是該做飯了？我說幾點了，到十二點了嗎？我老伴說快三點了。我說那對不起、對不起，我趕快去給我老伴做的飯。

就是有時候當你入進去那種境界、那種感受，真是別人很難能理解得到，說那不累嗎？你看小刁和大雲上我那去看，我就是一個椅子，我那桌子不算太大，就像一個微機桌子似的，是連體的，上面是這麼一個書架，我那個東西都非常簡單。然後我就往這個椅子上坐，基本上不到做飯的時間，我不動地方。所以有一段時間，可能是坐的時間太長，總是這一個姿勢坐著，這腿和腳後來都腫了，到晚上脫襪子洗腳，我才發現今天這腳怎麼胖得腳背都鼓起來了，然後一摠腿那一個坑。後來我反應過來了，坐的時間太長，我

們東北說叫凍腫。所以後來我現在我怎麼辦？我擱椅子上坐一段時間，然後我上床上去盤上腿，我把機器挪到床上去我坐著，我盤著腿聽、盤著腿看，這樣待會我再下地再坐一會兒，就這麼一會兒床上，二、三個小時換一次肯定是沒問題的，這樣我腳也不腫，腿也不腫了，所以一直到現在我還是這樣。

因為我的時間特別充足，我說我這緣分也好，沒有什麼干擾，我現在住的地方又保密，很少很少有同修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，所以這就給我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修學的環境。我也跟大家說，我說你們別著急，讓我在家好好修行，我好好聽經，我把師父講的經我聽明白了以後，我一定不保守，我一定去跟你們說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如實的告訴你們，大家都會提高的。我說如果成天大家就都是圍著我，我也聽不上經，你們時間也都過去了，我說這樣作用不會太好。所以現在大家也比較理解我了。我說我現在嘗到法味了，我知道太幸福、太美妙了，我希望你們也儘快的能夠深入進去嘗到法味，這樣你們會堅定信念的。我說有些人他認為學佛挺苦的，實際上他是不知道其中真正的味道，真正的味道是法喜充滿，不苦。你們看我現在苦嗎？我沒覺得我苦，我覺得我一天挺樂的。

你不說別的吧，就說我姐往生，到現在四個月了，從我姐往生前到現在，你們看光碟沒有一點悲傷，沒有一點難捨難離，你看那個笑容，昨天我不給大家看照片嗎？多真誠。那就是我姐往生的頭一天，那大約是中午十一點多鐘，我姐是第二天中午十二點準時往生的，就那個時候我們姐倆還開玩笑，實際是玩笑嗎？不是玩笑。我姐不就問我了嗎？小雲，今天還回去？我說回去。還回去？我說回去，回去我得好好睡覺作好夢，夢阿彌陀佛好來接妳去極樂世界。我姐說那明天早點來。我說趕趟來得及。早點來又說一遍，我說放心吧，我十一點五十九到就滿趕趟的，來得及。因為我知道她十

二點走，我姐也知道她是十二點走，我說我十一點五十九到就來得及。昨天給大家看那個照片，就是那個場景，你看我姐笑得多開心，我也笑了，我姐也笑的，她倒計時的最後這個五天，你們看光碟有沒有不高興的時候？有沒有不是她笑容滿面的那個？沒有。你看人家說得多有意思，為什麼那些個佛友都哈哈大笑？他們說這五天太開心了，這老菩薩給我們逗得真開心。

她行動費勁，她要起來，她不是說不要看我這個，這個身體是假的，主角該上場了，那不慢慢從床上起來嗎？她自己起已經很費勁，但是你看她嘴裡說出來，她那個表情、動作，是不是叫人看了就是生歡喜心。然後人家又說了，今天我是主角，我演的是獨角戲。我心裡也當時一想，你本來就一條腿，那可不是獨腳戲咋的？當然獨腳戲。你說所有去的那些佛友，為什麼愈去愈多？就是一個傳倆，倆傳仨傳的，都去看這老菩薩去了，一個我都沒通知，就是千方百計的保密，都保到那種程度。如果要是不能保密那要轟開，我看那千八百人大概都差不多。就那麼一個十多平方米的小屋，也沒有什麼廳，你說上哪待？別說坐，站的地方都沒有，特別緊張。後來我姐走了以後我特別欣慰，我自己跟我自己說，我說你看我姐這一生那麼遭罪、那麼受氣、那麼挨欺負，人家最後走的這麼瀟灑。連租的這麼一個小破屋，我姐走的住的那個房間可能十二米左右，那個樓房是五十年代東安廠蓋的樓，最早的一批樓，你看到現在五、六十年了，也沒有修理過，就那個牆皮都很多都脫落了。我說你看就這麼一個小破屋，出了一個大菩薩多了不起！

我就覺得我姐這次往生走了以後，往生前到現在，我從來沒悲傷過，我沒有掉過一滴眼淚，我就是法喜充滿，我就想我一定向姐姐學習。我昨天不是說嗎？我說最起碼我不能比我姐差，最起碼我得預知時至，我得明明白白，我不能糊裡八塗的。所以姐姐給我做

了這麼個好的榜樣，你說偈子裡都說了，那個妹妹隨後緊跟上，那我要跟不上，我也對不起我姐。昨天我為什麼說感恩姐姐代妹表法，有的人不太理解，說為什麼用這個題？真是我姐，我覺得這次是代我表法，本來這個法應該是我來表，這次走的應該是我，結果讓我姐給搶去了。她就說我來演，妳得留下。你說她這句話還好使了，真把我留下，她演完了她走了。不管誰演，反正能度眾生去極樂世界都好，我姐這把走了表演一把，那我下次我走的時候我再好好表演！我再度更多更多的眾生回極樂世界，這不就跟上了嗎？我走之後我後面還有接班人。所以說一代一代的續佛慧命，咱們做的都是佛陀的事業，這有多好！所以我覺得學佛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。

下面我想說說，這個人當你遇到一定的境界，特別是逆境、不順心的時候，你應該怎麼辦？不有那麼一句話嗎？就是八面來風吹不動，咱們現在八面來風，說一面來風是不是就吹忽悠了？真得練定力，什麼風吹也吹不動我，我就是如如不動的。這次我覺得我姐往生之後，我經歷這個考試的這一關，我基本通過了，我自己可以給我自己打六十分，可以及格了。因為什麼？我沒有起瞋恨心，我既不恨、我也不怨。我記著師父是這麼教導我們的，師父說別人毀謗我，我要讚歎他；說別人陷害我，我要感恩他。師父講的話就是每一句對我來說，都是我的座右銘我就好在哪？如果說你們說，劉老師妳怎麼有進步？我就進步在我聽話，我真是老實。師父講的只要我聽明白了，我一定去落實，再難我一定去落實。有的時候那個彎也很難轉，那你說別人罵得妳真是鮮血淋漓的，說的那都太過太過了，妳怎麼能承受？如果三年前，就是這次的考驗擺在我面前我肯定通不過。我就是不和你對著說、對著辯，我最起碼我自己心裡是不痛快的。但是這一次沒有，我沒有一點不痛快，而且當我每天

我給他們三拜的時候，我心裡特別坦誠，是真心的。就是因為什麼？因為師父說如果這些人毀謗你、傷害你，你為什麼要感恩他？因為他用他自己造罪業的心，他在度你成佛，他對你有恩，他幫你消業。你說如果這個彎你要轉不過來，他這麼毀謗我、罵我，我還得感恩他我做不到，但是現在我做到了，我真是感恩他。

因為師父說了，這個害人之心是三分害別人，七分害的他自己。那像這樣毀謗人的人，他這個害人之心如果是十分的話，可能是他這十分都害他自己，因為什麼？他想害別人那三分，別人沒接受。比如說對方罵我，我要瞋恨了，這三分我肯定我接受；因為我沒有接收他這個，我沒有起瞋恨心，那就等於這十分不善之心產生副這個作用，全都回給他自己了，你說他苦不苦？你想他將來上哪？我當時我就想，我對不起你，因為我姐姐往生我說了這些個話，讓你造了這麼大的罪業，我真是對不起你，我一定得救你。所以我昨天才用那三條，給他們迴向一年念佛，給他們頂禮三拜一年，然後我又發心，如果我今生成佛，而且我一定要成佛，我不成佛我怎麼救人？我一定要成佛，我成佛了以後，就是這一次傷害我最深的，我一定要先度他成佛，因為他造的罪業將來上哪去，我是一清二楚的。你既然是學佛、學菩薩，你一定要有一顆菩薩心、一顆佛心。我記得我昨天我講這個話，你不能知道他們將來要上哪兒去，你還幸災樂禍，你不去救他們，那不是佛心，也不是菩薩心。

人不是說嗎？菩薩所在之處不使眾生生煩惱，那你說因為我的所作所為，我讓眾生生煩惱。因為他生煩惱，所以他才說了那麼多很過頭的話，怎麼辦？我說那就得諒解他、原諒他，念佛給他迴向。因為這個方法是師父教的，師父說你給他念佛迴向，減輕他的罪業，將來他受苦報的時候，讓他少遭罪。那咱們能做多少，為什麼不努力去做？所以有些不理解的同修，可能認為我是不是有點太懦

弱了，被人家罵到那種程度，一聲不吭，是不是應該站出來反擊？他不是能整帖子掛網嗎？那咱們可以能整，咱們也整帖往網上掛。我是從來沒弄過這個，我說不可以這樣辦，真正的佛陀弟子，你不想做佛陀弟子嗎？佛陀弟子不搞這樣的事情。佛陀弟子一定要做和諧的模範，不做你爭我鬥的那個模範。你看這是兩個巴掌，他這個巴掌伸過來，你這巴掌一合肯定是打在一起，它是響的，這不就你爭我鬥了嗎？他那巴掌伸著，你這巴掌給撻了，你不往裡伸，他往哪？他和你對立不起來。所以是他要和你對立，你不伸巴掌，你收回來退一步海闊天空，你一點虧你都不吃。

咱們這個學佛，一定要把它落實到你的生活當中去，你別說我這面學佛，我讀經、我磕頭，我怎麼怎麼的；我這面遇到事，還是用我那凡夫之心去處理，你沒有學佛。如果說我們沒學好，我們能不能學一樣做一樣？比如說這次遇到這個事，對我確實是一個嚴峻的考驗，真是考試，那話你聽了、你看了也挺刺激你的。昨天我僅僅是舉那麼一個例子，比如有人說，劉素雲是淨空的得意門徒，曾經印證淨空是阿彌陀佛化身。你看他罵我再尖銳，我沒怎麼往心裡去，當我看到這一條的時候，我往心裡去了一點，我不是恨他、也不是怨他。我就想這彌天大謊撒得有點太大勁了，這誰這麼說？我不是替我著想，實際他對我真是一點傷害都傷害不著，傷害的是他自己。就造這個謠言的人，製造謠言的人，傳播這個謠言的人，肯定要受果報的，這是明明白白的。那你說這個果報誰能替代你？我慈悲、我善良，我想替你我都替不了，我只能給你念佛迴向，減輕你的罪業。

那人家稱呼肯定不稱呼師父、老法師，人家直接說劉素雲是淨空的得意門徒。我這人就傻到這個分上，這個得意門徒這是褒義的、還是貶義的，我都沒弄明白。我心想得意門徒，那就是老法師挺

欣賞的意思，得意門徒。但是我畢竟是教語文的老師，我掂量掂量，人家還是諷刺我是不是？得意門徒。這個倒沒有關係，你說我就說了，後面那個說我曾經印證老法師是阿彌陀佛化身，我現在可以對著鏡頭跟大家說，所有的佛友我不管你修那個法門的，你都可以去找這證據，我相信一個也找不著，我沒說過。因為什麼？我不知道老法師是阿彌陀佛化身，我怎麼能說出來？是不是這個道理？另外退一步說，退一萬步說，我知道我能說嗎？那說了是不懂規矩。況且我實實在在告訴大家，我不知道老法師是誰，我就知道他是淨空老法師，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。所以這個謊、這個謠造得有點大，我希望大家都幫著他去找證據，如果能找出證據，劉素雲確實說過這話，這個因果我來擔。但是可惜他找不著，因為我沒說過，我自己心裡還沒有這底數嗎？

假如說他往釋迦牟尼佛那個靠，昨天還是前天我跟大雲和小刁說，還是跟誰嘮嗑我說了，我說要往那個上靠多少還有點抓撓。什麼抓撓？我曾經說過，我說老法師是中國學釋迦牟尼佛，可以說堪稱第一人，這個話我說過，這話沒毛病吧？我還說過，我說釋迦牟尼佛在印度示現成佛，在娑婆世界這是第八千次示現成佛的，那不可能那八千次就是最後一次，以後還會有八千零一次、八千零二次，那後面的佛多著！他都要陸續的來到娑婆世界示現成佛的。我這話也沒有毛病，我說如果他們要是抓住我這個加分析、加判斷，說劉居士說的是不是這個意思，老法師釋迦牟尼佛再來？我說這個他還有點抓撓，說阿彌陀佛這是一點抓撓沒有。況且我也沒有說過，老法師就是誰誰誰再來，我有什麼資格說，我有那個能力嗎？所以說當我看到這一條，我就想這個帖子上說，劉素雲太膽大了，說這人名氣大了她就啥都敢說。我說如果你批評我，說我說過了我啥都敢說，那你咋還敢說這麼大的，比我那還大，那不更可怕了嗎？所

以當你說別人說什麼什麼不如法，你首先考慮考慮你這段話如不如法。既然劉素雲說的不如法，你幹嘛跟著說的這還要更不如法，你為什麼不吸取教訓？我希望我給大家當鏡子、當靶子，你們以我為戒，我做錯了你們不要再做，這是最希望看到的。這是我今天講的第三個問題。

第四個問題，我想講是這麼個小題目，就是咱們今天的大題踏著恩師足跡走，為法捐軀亦坦然，可能這個題，就是因為禁受的這一段考驗也好、磨鍊也好，所以才有這個題目。昨天我說了一句，有人不是希望我剖腹自殺以謝天皇嗎？我笑著說一句，我說我肯定不會自殺的，另外我也不用去謝天皇，我是中國人。這是實際我說這話的時候，我心裡一點氣沒有，非常平靜，真是這樣的。有的同修擔心，網上我看到有這樣的，說劉老師她該承擔了多麼大的壓力，心疼我了。我很感恩這佛友心疼我了，就是因為網上這些個正面的、負面的，可能這些佛友也經常看得到，就說現在劉老師她承擔了多大的壓力。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，放心，壓不垮，劉老師現在抗壓，不管壓力有多大我都能扛得住。

而且今後我該說什麼我還照說不誤，我該做什麼我還照做不誤，說咱們佛家的話，做咱們佛家的事。如果我做錯了，我自己承擔因果，那不是我存心要去把它做錯，而是我學佛學得不到位，我沒有學好，我歡迎大家批評。所以我昨天我一再說，有不同的意見我不反對，很正常，但是不要搞人身攻擊，那是很沒意思的。你說人家都說念佛成佛，如果說罵人成佛，我歡迎大家你都罵人，罵人成不了佛，最起碼今生成不了吧，我是這麼想的。你說誰要是能站著說我就靠罵人成佛的，我就號召大家都向你學習。咱們修行不為了成佛嗎？一定不要走這條歪路，不好，你講道理！肯定你再說什麼，我不會站出來的。



前些日子，春節前我聽說網上有這樣的消息，劉素雲老師開示一大段，反正這個原文我是沒看著，有同修告訴我了，網上有劉素雲老師開示。現在我告訴大家假的，我從來沒在網上發表過任何東西，我對這個網是一竅不通，我也不主張我弄什麼東西去掛網，凡是我能接觸到的，我能制止的我都制止了。包括我講課的光碟，要以我的本意，我不希望流通，我這個我跟師父的意見非常一致。今天講的和明天的就不一樣，因為他的境界在不斷的提升。所以你說過去幾年講的，你現在拿回來聽聽，我自己都不忍心聽了，那講些啥？胡說八道，我真是那麼看的。所以有同修要把我講課的行成文字，要出書，把那個書的樣本都給我看，我堅決制止，我說不行，好幾份這樣的，都叫我制止了。說實在的，可能我都傷人了，你看人家費那麼大勁，那版面設計得非常漂亮，把那個樣子拿給我看，我堅決不行，到現在反正我沒看見出我的書。有的偷偷摸摸出不給我看，那我不知道；但是凡是我知道的，我一概給制止，不要搞這些個東西。

我說不搞名聞利養，那有的同修反對，說我們沒搞名聞利養，你這不救眾生嗎？人家這麼一說，還弄得我沒啥話說，人家用那一條來反駁我。反正我是不主張這麼搞，我說我講課大家聽到，有緣你就聽到了，沒有緣沒聽到，沒聽到就沒聽到。說不定這老太太又胡說八道說些啥，我沒說，我往這一坐，我滔滔不絕的說，我一下了這個講台，你問我說啥我也學不上來，我不知道我說什麼。可能面對這些個聽眾，我就需要說這些個話，面對那些個聽眾可能我說的就不是這些話，我也弄不清楚。你說我要一這麼說，人家又說你神通？今天早晨在等師父來的時候，我們站兩排擱那站著，我就像發表聲明一樣，我說過去因有人老說我神通，我說我一再告訴大家，我說我既沒神也沒通，因為我對這個不研究，我也不求這個東西

，我不知道。我說現在人家老這麼說，我說乾脆不用別人說，我自己說我就是神通了。我為什麼我能這麼說？我找著依據了，神通是什麼？神通是自性，這答案。

這不是我編出來的，師父講經的時候講過，佛經裡也有這內容。我說神通是自性人人都有，為什麼你沒顯現出來？障住了，你在迷中障住了。實際你自性本來都具有的，那為什麼有時候我也納悶，我曾經問過師父，我說師父，為什麼別人不知道的事情我知道，我知道那是真的是假的？師父告訴我，他說因為妳心清淨。我說我這是神通嗎？師父沒說我是神通，師父說妳這是至誠感通。我也不知道這至誠感通和神通有什麼區別，反正師父告訴我，妳是至誠感通，妳心誠。就好像是，我給大家舉個例子吧，就像玻璃杯裝了一杯清淨的水，你要放了個豆看得很清楚，你要放個小紅豆掉到水裡，一看這豆豆紅色的。你要是放一杯渾水，你放豆看不出來這豆了，這水是渾的把那豆掩蓋上了。這個例子我也不知道舉得貼切、不貼切，是不是這麼回事。

因為我心裡真是裝事很少，或者是不裝事，我不是告訴大家嗎？三不裝，不裝人、不裝事、不裝物，你說多清淨。所以我那玻璃杯可能就透明，外面的東西，佛菩薩要告訴我點啥，我一下我就收著。就像那個電視似的，我要看我們黑龍江台，我得撥黑龍江台，我要看哈爾濱台，我得撥哈爾濱台，是不是得這樣？你得轉換頻道。那我這頻道和阿彌陀佛它就相通的，我一按它就是阿彌陀佛頻道，就是顯現給我的。所以有人說我著魔了，我不做任何解釋，我說我著沒著魔我自己心裡清楚。所以說你是佛你也別歡喜，說你是魔你也別不高興，說什麼都是次要的，關鍵是你是什麼。是不是這個？你說人家說你是佛，實際你不是佛你是魔，你一聽人家誇你是佛，你樂得不得了，你不在魔道上愈走愈遠嗎？沒關係，你是佛，他

說你是魔，你也是佛；你是魔，他誇你是佛，你也是魔。你得這麼來看，關鍵反思自己，你是誰，你幹什麼了，你說的、你做的是利益自己、還是利益眾生？這就是一個標準。

我之所以能夠禁受考驗和磨鍊，我就有個標準，我做這件事，我說這句話我是不是為我自己？不是為我自己，是為眾生，沒錯，我堅決的做，你別人說什麼你也擋不住我。所以要不說我六十多歲快七十了，就一生這個強脾氣也是缺點、也是優點，強到現在一般你也改變不了我，我認準這條道，誰拉可能也拉不動，得我認識我走錯了，我可能回頭。但是現在我就認為我選擇這條道路是正確的，我堅定不移的走下去。所以剛才我讀給老法師寫的敬師文，我不說了嗎？有人說我，他說妳跟錯了人，將來受牽連，妳要蹲監獄的。我當時一點沒打圓兒，我說我寧願把牢底坐穿，就是！我坐在那裡我也念我的阿彌陀佛，照樣成佛。我真是心裡這麼想的，就是沒有畏懼感，我就是想人正，你走的道你自己認為是正的，就不要怕別人說三道四，你就堅定不移的走下去。別人說你正你就正了，說你歪了你就歪了，那也太沒有定力！

所以第四個題踏著恩師足跡走，為法捐軀亦坦然。我第一句話想告訴大家，「見恩師信願堅定，歸極樂定在今生」，這時間我定了，說得多明確，我回極樂什麼時候回去？就是今生今世，我不會等到來生的。所以這就是我六次見到老法師，把我的信願堅定到這種程度的。如果我不聽師父講經，我自己去讀讀書，我可能沒有這麼大的進步，沒有這麼堅定的信念。因為什麼？因為師父是老師。什麼是老師？「師者，傳道授業解惑也」。三條，第一是傳道，傳的是什麼道？大道。然後授業，給你授的是什麼業？佛陀事業，給你授的是這個業。然後解惑解的什麼惑？告訴你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所以說遇到這麼一個好的老師，你還不相信，你相信誰？所以有些

人稱我為劉老師，我真是很慚愧，這三條我哪條我都不具備，不能稱我老師。我後來也反思我自己，為什麼當初人家稱妳老師的時候，妳不給他更正過來？她有個前提，因為我一九六四年參加工作就當老師，教小學、教中學，所以被學生、被家長一直稱為劉老師，好像就這麼順過來。結果後來現在我學佛了，同修們也非常願意叫我劉老師，我就沒有怎麼太在意。如果原來我這職業不是做教師工作，你們要稱我老師，肯定我當時會糾正過來的。

所以現在我想把它糾正過來，以後大家稱我劉居士，不要稱我劉老師。等我將來夠老師資格的時候你們再稱，等我到西方極樂世界作佛的時候，你們再稱我劉老師，我一定點頭；我現在真是不夠資格，你們叫我劉居士就可以了；比我小的，管我叫劉大姐、劉姨都可以。因為我在我們工作單位，沒人稱我官銜，後來偶然一次，外地市的打電話稱我官銜還把我弄愣了，我還整錯了，人家找劉處長，我說沒有劉處長，有柳處長。人家那面哈哈笑，說劉大姐找的就是妳，妳不是劉處長嗎？我說頭一回聽人叫我劉處長，真是的，後來見面以後，我就說我說以後該叫啥就叫啥。他說妳看妳上我們這來，我叫妳劉大姐，我們上妳那去也叫妳劉大姐，這電話裡這公事聯繫不稱官銜，有的人會不滿意的。我說誰不滿意你稱他官銜，我滿意，你就叫我劉大姐就行了。所以這就很平常的一些事，可能有些人覺得我有點怪，所以人家不說嗎？另類，我說另類就另類吧，這是第一個。

第二我還想告訴大家，學佛依法不依人，一定不要盲目的相信某個人。你看我公開的跟大家說，我說我尊敬老法師，我敬仰老法師，因為我六次見老法師，我親身體會到了老法師是什麼樣的人，我說首先他是個人對不對？他不是神也不是仙，他就是一個慈悲的長者，就是一個難得一遇的高僧大德，我就這麼認為的。如果說我

認定老法師是誰誰誰，剛才我這兩句話是我對老法師的認定，我今天說了，來到師父身邊感到非常幸福、非常溫馨，我一點沒有拘束感。你說我真是長這麼大歲數，我就極少極少唱歌，我真就會這一首歌，這首歌中午我還跟小刁和大雲說了，我說我這首歌還是我學生教我的。因為當時我當老師的時候，我的學生過年，上我那去要開聯歡會上我家，我家也不大，小屋，那時候我家那屋六米，就是六米個小屋，你說這好幾十個學生要去開聯歡會，那得擠到哪去了。我對面那屋是我婆婆住的，也就是十一、二米那麼個屋，就那麼大個小範圍。

這些孩子們鬧著非得要開聯歡會，說老師妳挺笨的，我們知道妳不會唱歌，妳給我們當報幕員。我說行，這活我能幹，用不用給我寫個條我怎麼個報法。妳還得有個名，給我起個名叫土豆麻小姐。我說哪個電台？他說叫Gogak廣播電台，完了我報名的時候，我就報了Gogak廣播電台開始播音，土豆麻小姐向大家預報節目，第一個演出誰誰誰。你說這不是老師就是一個大孩子王嗎？因為我比我學生也大不了多少。那七〇屆的學生比我小六、七歲這樣吧，所以湊在一起那我就是孩子王，在我家是那就是連唱帶鬧的怎麼的都好，你上鍋台都行。所以我們鄰居都說，這老劉家出了一個孩子王，就是這樣的。

所以那一次完了，後來說老師妳一個歌不唱，好像是通不過吧。我說那怎麼辦？我有一個學生說，老師我教妳一個，教妳一個兒歌，四句話特別好學還好記，妳就記著這一個歌，以後妳上哪，誰要讓妳唱歌妳就唱這個。我說你教我一個，就教我今天我唱的這歌，「小小月亮」，這四句話，因為它是童謠，教我以後很快我就學會了。可能是前一、二年我在廣州新新那住的時候，他們讓我唱個歌，我說我就這一個歌，我就會這一個，那次唱的沒有今天唱得好

，唱跑調了。今天我說有三寶加持，我說，今天你別說，我自己覺得這唱得還在調上。大雲和小刁也說，小刁說大姐，妳這次唱的比那次唱得好。我說那好就好，原來早晨小刁不讓我唱，妳那唱歌水平太低了，那不能唱，妳還是說偈子吧。我說偈子沒有。她說妳上去就有偈子，跟我打賭，一定妳站在那，偈子就給妳，就出來了。你看今天也巧，我出去往外走的時候還沒這個偈子，我就站在那說的時候，這四句話它就出來了，你說是啥通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那四句話我也覺得挺契合實際的。

所以說依法不依人，有人說我是老法師的不是鐵桿粉絲，那個名，大雲，記不記得？我不知道了，反正有個鐵，鐵頭，反正鐵什麼粉絲，我說鋼絲也行，就願意怎麼說怎麼說吧。但是我不是說我就盲目崇拜老法師這個人，我是聽他的法，我認為他的法如理如法，他救了我身命，給了我慧命，所以我才接著這麼聽的，不是說我盲目的我看誰怎麼怎麼回事。所以有人說劉素雲是怎麼紅的，怎麼紅起來的？怎麼出名的吧？用我的回答特別快侃快，老法師給我講出名的，給我講紅的，那你說就是這麼回事嗎？那我二〇一〇年見著師父以後，師父講經時不常的就提提我，那大家就這麼知道我的。你們在座的，是不是也這麼知道我的？師父要不講，你們也不認識我，你說咋紅的？你硬說我紅了，我出名了，我就這麼告訴你，師父把我講紅的。

又有的說，劉素雲現在就靠著老法師的光環照著她，說師父的光環照著我。我覺得還不夠，我給大家解釋的，我說十方諸佛菩薩的光環都照著我，釋迦牟尼佛的光環照著我，阿彌陀佛的光環也照著我，老法師的光環自然照著我。你說那麼多佛的光環照著我，你說我能不紅嗎？我能不出名嗎？這個答案大家應該滿意了吧。我知道人家在諷刺我，但是我說給大家的，是我的真心話。我不是說你

們諷刺我，我反擊你們，沒有一點這個意思。你說是不是這樣？那全國各地的同修，甚至世界各地的同修，那我一個土裡土氣的老太太，我怎麼出名的？我自己現在我知道我人緣好，我法緣也好，我到哪都受歡迎，你說是我吹牛吹的嗎？我還不會吹牛。我就覺得因為我實實在在的，把我的話如實的告訴大家，所以大家對我有一分信任。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說這個話，是不是又在吹牛了，可能我這次來香港講這幾堂課，又得引起一陣震動吧，網上可能又要熱鬧一段時間。熱鬧就熱鬧吧，我該說的我還是要說，我該做的我還是要做，這是第二個依法不依人，智信不迷信。

第三個「純淨純善一顆心，誓作眾生不請友」。就是你的心，是不是純淨純善的，光淨和善還不行，還得加純，得是純淨純善的。我現在我覺得我心比較純淨純善了，就是垃圾的東西愈來愈少了，這是一個好現象。所以說眾生有事，有的同修不說嗎？劉老師老貓著她不出來，為什麼不出來度眾生？我可以這樣說，度眾生有各種各樣的方式，是不是我就是這種度眾生的方式？我不出來不等於我閒著、我待著，你們不太理解就不理解。包括有些時候，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給我轉過去一些求助信，我前些日子我都一一給回電話了。就是有一個打了若干次電話，一直是無人接聽，那個佛友如果你要是能看到我這張光碟，我得向你道歉，我實在是打不通，那個佛友叫賀萬英。就是那麼多信，我回電話的時候，這個是一直沒打通，我在出發前，來香港之前我又打了電話，還是沒打通。還有一個同修叫周麗，她是要求我給她回信，不是我不想給她回，我一看地址，那個字我不認識，有一個字、兩個字，我看不清楚那個字是什麼，所以這個信我就沒法給回。所以凡是佛友對我提出來一些要求，我能做到的我盡量去做。

比如說有同修提出什麼樣的要求？就我上次來香港的時候，就

是上次去年六月份來香港，我不是在那個參加活動的時候講了五節課，到佛陀教育協會我又講了五節課嗎？就在那一次有同修跟我提出來，讓我給他的爸爸及全家迴向。我就問了一句，我說回到什麼時候？他說回到十八大。那是六月末，我還不知道十八大啥時候開，我說十八大什麼時候開？誰也說不清楚，我們幾個都不知道。回去以後我就比較注意了十八大什麼時候開，後來知道十八大是去年十一月份開的，完了我就問大雲，我說大雲，是迴向到十八大召開，還是迴向到十八大結束？大雲說這個不知道，我說那咱就遠點按結束來算吧。所以我從七月一號回到哈爾濱，一直到十八大召開結束那一天，我一天沒耽誤，我說話絕對算數，我說給迴向我就給迴向。

我真是，你看那是幾個月？四個半月我每天念完佛我都，因為她給我拿個名單爸爸、媽媽，什麼什麼全家的名單。我想如果我不按著名單迴，可能我覺得我沒盡到心，要按道理我可以說誰誰誰及全家可以了。既然給我拿名單，我天天念一遍這個名單，念了四個半月。所以說佛友們放心，在我有能力的情況下，我能夠幫大家做點什麼事，我一定會努力去做的。也可能不能百分之百的滿足每個人的願望，因為人數實在太多。就比如說這個信件，你要是十封八封的，我可能我都可以處理，我都可以給你回電話。如果太多了，又趕上我那一段有急事我要做，可能我回電話的時間要往後拖一拖，希望大家不要著急。如果實在聯繫不上的，我現在在香港給大家面對鏡頭講這些，你不就等於見著我一樣嗎？你說你把這個聽明白了，你還有什麼事需要問我的，基本就沒啥事了，這是一個。

再有一個就是說，我們不老提，說要承擔如來家業嗎？那有的同修可能問，劉老師你給我們說說，那什麼叫如來家業？如來家業是什麼？用一句話高度概括，如來家業就是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



簡單說度眾生這就是如來家業。你說釋迦牟尼佛講法四十九年，老法師今年講法五十五年，那你說幹啥？不就在度眾生嗎？讓眾生破迷開悟嗎？回歸極樂、回歸自性嗎？這就是如來家業，我們要承擔的就是這個。再細緻一點說說，如來家業是什麼？我告訴大家，如來家業裡沒有名利，你別上那去找名利去，你找不著，如來家業裡沒有名利，如來家業裡沒有財富。比如說我要發財，你也找不著，你按如法修行你什麼都有，你自性裡都有、都具備。所以這個咱得說明白，不要說劉老師讓我承擔如來家業，你說名我也沒有，利也沒有，啥也沒有，那我們幹啥去？你可得想明白。如來家業如果除了那一句話概括以外，再深一點說，三個真實這是如來家業。三個真實是什麼？第一「真實之際」，第二個「真實智慧」，第三個「真實利益」。《無量壽經》的核心是什麼？三個真實。咱們讀《無量壽經》讀沒讀明白？三個真實是《無量壽經》的核心。

如果我們把這三個掌握，《無量壽經》你通了，然後你這三個通了肯定你下面要做的什麼？「心常諦住度世之道」。就是你心裡想的不是自己，你想的怎麼度眾生救世了。所以度世之道，就是我們的老法師說的，「隨緣妙用」，我們自己學佛學明白，一定要把它用上。有的人還曾經問我一個什麼問題？劉老師老說智者，智慧的智，說什麼叫智者？怎麼樣才能成為一個智者？就這麼四個無，這是我自己學的體會，供大家參考。智者就是無爭、無求、無欲、無我，這四個你都沒有，你就是一個有智慧的人，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。所以說我這段時間，我聽老法師講這個《大經科註》，我覺得師父前些日子在馬來西亞講了一百個小時，基本都是四十八願裡的。我建議各位同修，把老法師在馬來西亞講的，這一百個小時的光碟反反覆覆的看，我看了以後我的第一個感受，就是講透了，比前面我聽的更透了。就是如果你前面的沒聽懂，你把這一百個小時

的光碟，包括現在師父正在講的四十八願都包括在內。你把這些一百多個小時的光碟，你反覆的看，你把這個看明白你都成了。

甚至我可以那樣說，師父講法講了這麼多年，你如果聽懂了師父的一句話你都成，不用多。這玩意不用貪多，而是你聽沒聽懂，聽沒聽明白，聽明白了你想不想做，這是最最關鍵的。那咱們承擔如來家業怎麼去承擔？剛才什麼叫如來家業，我簡單的一個一句話的概括，一個三句的概括，一句話的概括是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這是如來家業，那就是三個真實。那怎麼來承擔如來家業，你得怎麼做？三個三條，第一條尊重佛法，你要對佛法都不尊重，你怎麼承擔如來家業？這是第一個。第二條尊重經典，第三條尊重老師，就這三條，你這三條一條做不到你不能荷擔如來家業。你說你既不尊重佛法，又不尊重經典，又不尊重老師，你承擔誰的家業？這個大家一聽都明白。

比如說我舉個例子，就說第二條尊重經典，大家說老師，那尊重經典咋尊重法？又是三條，第一條受持讀誦，現在我們大家選擇的是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本，要受持、要讀誦這是第一條。第二條依教奉行。第三條為人演說，你聽明白了，你要把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把阿彌陀佛這句佛號的殊勝之處，介紹給你周圍的人，這就叫為人演說。所以說你說每個層次，咱們都把它弄明白了，都具體的去做，你說我們自己能不成佛嗎？我們不但自己成佛，我們還要幫助別人成佛。所以這次我姐往生，實實在在作佛去了，這是別人怎麼說我都不待動搖的，無可非議，確實回歸常寂光，上品上生。別人罵我，現在我也這樣說我不會改變的，因為它是事實！所以我就想，既然是有人能給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能給黃念祖老居士，給夏蓮居老居士，給淨空老法師這麼多年的演講來作證，夠了，我覺得我們淨土信解行證四個都具足了。所以明天我可能還要講另外

一個題，就涉及到這幾個內容。

我這說說有人說我迷信老法師，什麼鐵頭粉絲，那都沒關係。我對老法師的評價是這樣的，我是從這幾個方面，一個是評價老法師對佛教的貢獻，我如果說無人比擬，可能這話有點大，因為我接觸的人少，別人我還沒看到。但是我說老法師對佛教的貢獻很大，這個一點不過分，最起碼老法師的一個理念，把宗教的佛教回歸到教育的佛教，這就是對佛教的最大的貢獻，這是對佛教的貢獻。對世界和平的貢獻，可以說老法師是世界和平的使者，走了多少個國家他在幹什麼、在說什麼？為和平在奔忙。所以我說老法師是世界和平的使者，宗教團結的使者。你看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印尼這個幾大宗教，不都是在老法師的努力下，團結起來的嗎？這是有目共睹的，這不是誰在瞎說。可以說對世界和平做沒做出貢獻？第三個老法師是多元文化的倡導者、傳播者、踐行者，三個者。多元文化的倡導者，首先提出來多元文化是老法師，然後傳播這個也是老法師，現在他又在一步一步在實踐這個，你說難道我們大家看不到嗎？

有人比較明顯的說，我也看到、聽到一些個說法，也看到一些個所謂的帖子，總想說把老法師打到邪師的那裡去。我倒是那樣想的，如果說有人能把老法師說成是邪師，我倒是希望這樣說正法的「邪師」愈多愈好。那個邪師得帶上引號，說老法師是邪師的人，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師，我對任何人不妄加評論，我們不要傷人，有道理講道理，以理服人。我最後想跟大家說這麼四句話吧，就是我告訴大家，我這一次見老法師是第六次，這六次見老法師我總的感觸是什麼？就是這四句話，「六見恩師受益大，聆聽教誨道業長，放下萬緣報佛恩，恩師是我好榜樣」。所以我現在接觸老法師，到四月四號是整整三年，這三年我自己我知道我受益有多麼大。因此

我今後的路，必定還是跟著老法師走，我不會改變的，我前面那個敬師文，我已經把我的心聲表露無遺了。別人理解也好、不理解也好，支持也好、嘲笑也好，謾罵攻擊也好，都無所謂，我會把我選定的道路一走到底的。哪是底？西方極樂世界，我今生一定回家。也歡迎各位同修，都回到我們西方極樂世界那個家，到那個時候我們去參加真正的蓮池海會。今天的時間到了，就講到這裡，謝謝各位。